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稗編卷一百十九 二十

詳校官中書臣吳　壤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鈴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監生臣王旭暢

稗編卷一百十九

明 唐順之 撰

刑二

除肉刑議

通考 後同

建安中議者欲復肉刑孔融議曰古者淳龎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無得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與時消息者也

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為無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慮不念生志在思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為非也適足絕人還為善耳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寃如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政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鴻之都賴魏尚之守邊無所復施也漢開改

惡之路凡為此也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至其後魏公曹操復欲行肉刑令曰昔陳鴻臚以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陳羣對曰臣父紀以為漢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興仁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且傷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淫放穿

窬之奸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易以肉刑如此則所刑之與所生足以相貿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也當時議者唯鍾繇與羣議同餘皆以為未可行操以軍事未罷顧衆議而止

評肉刑之議

按是時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餘年而卒欲復之誠非篤

論然陳羣所謂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是當時傷人者不過髠鉗之罪又言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是重人肢體而輕人軀命葢自孝文立法以笞代劓剕而笞數太多反以殺人後雖減笞數定箠令然笞者猶不免於死於是遂以笞為死刑其不當死者則并不復笞之如孝章以來屢有寛刑之詔俱言減死一等者勿笞徙邊葢懇其笞則必至於死也然鬬狠傷人與奸盜不法之徒若抵以死則太酷免死而止於髠鉗則裁

剪其毛髮而畧不罹箠楚之毒又太輕矣則昌若斟酌數使其可以懲奸而毋至於殺人乃合中道而肉刑固不必議復矣

請復肉刑疏　劉頌

臣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刑未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之不用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饑寒切身志不

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慮不首死則皆為盜賊矣況本性奸凶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為奸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道不盡善也是以徒亡日屬賊盜日煩亡之數者至有十數得輒加刑日益一歲此為終身之徒也自顧反善無期而災困逼身其志亡思盜勢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髮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

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囚不可不赦復從而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奸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奸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剥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奸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奸絶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

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途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已刑殘不為虛棄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遣又宜制其罰數使有常限不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應四五歲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不復生

刑徒不復生徒而殘體為戮終身作誡人見其痛畏而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具此為諸已刑者皆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奸之手足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以為不識務之甚也疏上又不見省

肉刑宜復不宜復議　　通　考

王導賀循等議曰盜者竊人之財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無殺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

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况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懲而况於刑然眦者寘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徃生欲日存未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詠為惡之永痛惡者覩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輕刑以御物明誡以懲愚其理遠矣尚書令刁協等議以今中興祚崇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寛法以育人然懼羣小愚弊習翫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

咸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
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舊
不在刑例則進退惟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復肉刑以
代死誠是聖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為刑罰輕
重隨時而作時人少死而易威則從輕而寛之時人多
罪而難威則以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應立非救弊
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奸習惡之徒為非未已
截頭絞頸尚不刑禁而乃更斷足劓鼻輕其刑罰使欲

為惡者輕犯官刑蹈罪更衆是為輕其刑誘其人於罪殘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為善人者今皆犯輕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困此皆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仁也恐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殺以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議奏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

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

請復肉刑疏

曾布

初韓絳請用肉刑曾布復上議曰先王之制刑罰未嘗不本於仁然而有斷肢體刻肌膚以至於殺戮非得已也蓋人之有罪贖刑不足以懲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剕宫大辟然審適輕重則又有流宥之法至漢文帝除肉刑而定笞箠之令後世因之以為律大辟之次處以流刑代墨劓剕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

又失輕重之差古者鄉田同井人皆安土重遷流之遠方無所資給徒隸困辱以至終身近世人民輕去鄉土轉徙四方因而為患而居作一年即聽附籍比於古亦輕矣況折杖之法於古為鞭扑之刑刑輕不能止惡故犯法日益衆其終必至於殺戮是欲輕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貸者處之以肉刑則人之獲生者必衆若軍士亡去應斬賊盜贓滿應絞則刖其足犯良人於法應死而情輕者處以宫刑至於劓墨則用刺

配之法降此而後為流徒杖笞之罪則制刑有差等矣

紀歷朝善獄十三條　　通　考

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二帳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黄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官朱暎議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人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

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時有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小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者豈得不擯絶人倫同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唯特聽宗等而不為永制臣以為王者之作動關盛衰嚬笑之間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正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

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匪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為例交興怨讟此為施一恩於今而開萬怨於後也從之　宋前廢帝景平中大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生男道符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埋之為道符姑雙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為法律之外故尚弘物之理母之即刑由子明法為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匪容愚謂可特申之遐裔

從之　宋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黄初妻趙打子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子男稱依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葢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未有分之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讐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臯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

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檮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周功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此又大通情禮因親以教愛者也趙既流移載為人子何得無從載行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趙雖内愧終身沈痛沒齒孫祖之義自不得絶事理固然　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叅征虜將軍事人有盜發塜者有罪所近村人與符伍

遭刼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
侵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侣必銜枚以晦其迹
刼掠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皃赫者易應潛密者難
知且山原為無人之鄉丘隴非常塗所踐至於防救不
得比之村鄉督實劾名理與刼異則符伍之坐居宜降
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無遠近之斷夫家無
村甲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歩之内與千
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

憲宜當其律愚謂相去百歩内赴告不時者一歳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　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為刼制同籍周親補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竝為大功親非應在補謫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為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承天議曰尋刼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人三從即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為刼若其叔尚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為刼之時叔父已殁代公道生竝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以叔母為

周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制又失婦人
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辨男女之異遠嫌
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謂代公等母子竝
宜見原　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為刼父睦以告官新
制凡刼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
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情理一人為非闔門應刑
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
親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

䏢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絶根源也睦既糺送則餘人無應復告竝合赦之　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逮至州府稱寃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仇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仇又曰汝夫

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乆求不得時子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色動遂曰汝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殺禮便宜早服子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頒下天下以為體式　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

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即使求過九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黄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黄門從汝求蜜耶吏曰向來實不敢與黄門不服侍中刁玄張邠啓黄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盡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必是黄門所為黄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晉陸雲為浚義令雲到官肅然下不能欺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録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

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以語悍近縣故遠相邀於是一邑稱為神明　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三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頃失其母父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因思念恐爭其財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劒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肯與兒詣郡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女及婿省于手書顧謂掾史曰

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決斷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復還其劒當關縣官縣官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悉奪取財以與子曰敝女惡婿溫飽十歲亦以幸矣論者大服武　漢時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賣之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蔭雨霽當别因共爭鬭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人

莫肯首服宣曰纔直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
吏中斷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而縑
至稱怨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畀本
主　後漢鍾離意為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
常弟竝分居各得田十頃竝死歲饑常稍稍以米粟給
竝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竝兒長大訟常掾史
議皆曰竝孫兒遭餓賴常升合長大成人而更爭訟非
順孫也意獨曰常身為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義而

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懐挾姦路貪利亡義竝妻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竝妻子衆議為允　謝夷吾為荆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遇章帝廵狩幸當陽有詔敕夷吾入傳録見囚徒勿廢舊儀上臨西廂南面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吾首録囚徒有亭長姦部人者縣言和姦上意以為長吏以刧人而得言和目觀刺史決當云何須臾夷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姦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切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

官理亭長罪帝善之

疑獄誤決記　　宋　祁

祭酒出本記工獄有曰京師小木局木工數百人置長分領之一工與其長不睦不往來者半歲衆工謂口語非大嫌醵酒肉強工造長家和解之暮醉散去工婦素淫與所私者謀戕良人以其醉於讐而返也殺之倉卒藏屍無所室有土塌中空乃啓塌磚劉屍為四五始容焉復磚如故明日婦往長家哭曰吾夫昨不歸必而殺

之訟諸警廵院院以長仇也逮至掏掠不勝毒自誣服婦發喪成服召比丘修佛事哭盡哀院詰屍處曰棄壕中責仵作二人索之壕弗得刑部御史京尹交捉具獄期十日得屍不得期七日又不得期五日期三日四被笞終不得二人嘆惋循壕相語答無已時因謀别殺人應命暮坐水傍一翁騎驢渡橋擠墮水中縱驢去旬餘度翁爛不可識舉以聞院召婦審視婦撫而大號曰是矣取夫衣招䰟壕上脱笄珥具棺葬之獄遂成案上未

報騎驢翁之族物色翁不得一人負驢皮道中究然其家畜奪而披視皮血未燥執愬於邑亦以鞫訊憯酷自誣刼翁驢翁拒而殺之屍藏某地求之不見輒更曰某地辭數更卒不見負皮者庾死獄中歲餘前長奏下縛狴犴衆工隨而譟雖皆憤其寃而不能爲之明工長竟斬衆工愈哀嘆不置徧訪其事無所得乃聚交鈔百錠置衢路有得某工死狀者畀以是初婦每修佛事則丐者坌至求供飯一故偷兒常從丐往乞一日偷兒將盗

他人家尚蚕既熟婦門戶乃闔中依其垣屋以待旦迫鍾時忽醉者踉蹌入鹵而怒其婦詈之拳之且蹴之婦不敢出聲醉者睡婦徹誶燭下曰緣而殺吾夫體骸異處土塌下二歲餘矣塌既不可動又不可填治吾夫尚不知腐盡否今乃虐我嘆息飲泣偷兒立牖外悉聽之明發入局中號於衆吾已得某工死狀速付我錢因俾衆工遥隨往偷兒佯被酒入婦挑之婦大罵鄰居皆不平將毆之偷兒遽去土塌扳磚作欲擊闕狀則屍見矣

衆工突入反接婦送官婦吐實醉者則所私也官復審壕中死人何從來仵作欵伏擠騎驢翁墮水仵作婦洎所私者磔於市先斷工長死官吏皆廢終身官以庚死者事若發則官吏又有得罪者數人遂寢負皮者寃此延祐初事也校官文謙甫以語宋子宋子曰工之死當坐婦與所私者二人耳乃牽聯殺四五人此事變之殷也解仇而復毆刀逃匿而得刃仵作殺而工婦磔負皮道中而死桎梏赴盜而獲購此又轇轕而不可知者也

悲夫

刑雜議　宋　志

天下疑獄讞有不能决則下兩制與大臣若臺諫雜議視其事之大小無常法而有司建議論駁者亦時有焉端拱初廣定軍民安崇緒隷禁兵訴繼母馮與父知逸離今奪資産與已子大理當崇緒訟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張佖固執前斷遂下臺省雜議徐鉉議曰今第明其母馮嘗離即須歸宗否即崇緒凖法處死今詳案

内不曾離異其證有四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宜依刑部大理寺斷右僕射李昉等四十三人議曰法寺定斷為不當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雖賤乃崇緒親母崇緒特以田業為馮强占親母衣食不給所以論訴若從法寺斷死則知逸何辜絶嗣阿蒲何地托身臣等論田産並歸崇緒馮合與蒲同居供侍終身如是則子有父業可守馮終身不至乏養所犯並準赦原詔從昉等議鉉似各奪奉一月熈寧元年八月詔謀殺已傷按問欲舉

自首從謀殺減三等論初登州奏有婦阿云母服中聘於韋惡韋醜陋謀殺不死按問欲舉自首審刑院大理寺論死用違律為婚奏裁敕貸其死知登州許遵奏引律因犯殺傷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以為謀所因當用按問欲舉條減二等刑部定如審刑大理時遵方召判大理御史臺劾遵而遵不伏請下兩制議乃令翰林學士司馬光王安石同議二人議不同遂各為奏光議是刑部安石議是遵詔從安石所議而御

史中丞滕甫猶請再選官定議御史錢顗請罷遵大理
詔送翰林學士呂公著韓維知制誥錢公輔重定公著
等議如安石制曰可於是法官齊恢王師元蔡冠卿等
皆論奏公著等所議為不當又詔安石與法官集議反
覆論難明年二月庚子詔今後謀殺人自首並奏聽敕
裁是月除安石參知政事於是以奏為律意因犯殺傷
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若已殺從故殺
法則為首者必死不須奏裁為從者自有編敕奏裁之

文不頁復立新制與唐介等數爭議帝前卒從安石議復詔自今並以去年七月詔書從事判刑部劉述等又請中書樞密院合議中丞呂誨御史劉琦錢顗皆請如述奏下之二府帝以為律文甚明不須合議而曾公亮等皆以博盡同異厭塞言者為無傷乃以衆論議付樞密院文彥博以為殺傷者欲殺而傷也即已殺者不可首呂公弼以為殺傷於律不可首請自今已殺傷依律其從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陳升之韓絳議與安石畧同

會富弼入相帝令弼議而以疾病久之弗議至是乃決而弼在告不預也蘇州民張朝之從兄以槍戳死朝父逃去朝執而殺之審刑大理當朝十惡不睦罪死案既上參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為從兄所殺而朝報殺之罪止加流役會赦應原帝從安石議特釋朝不問更命呂公著等定議刑名議不稱安石意乃自具奏初曾公亮以中書論正刑名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不當則審刑大理當論正審刑大理用刑不當即差官定議議既

不當即中書自宜論奏取決人主此所謂國體豈有中書不可論正刑名之理三年中書上刑名未安者五其一歲斷死刑幾二千人比前代殊多如強刼盜竝有死法其間情狀輕重有絶相遠者使皆抵死良亦可哀若為從情輕之人别立刑如前代斬右趾之比足以止惡而除害禁軍非在邊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寛首限以收其勇力之効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綱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傷肌體為終身之辱愚頑之徒雖一時創痛

而終無愧耻若使情理輕者復古居作之法遇赦第減月日使良善者知改過自新凶頑者有所拘繫其三刺配之法二百餘條其間情理輕者亦可復古徒流移鄉之法俟其再犯然後决刺充軍其配隷並減就本處或與近地凶頑之徒自從舊法編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時限無得髠鉗其四令州縣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為衆所知者給帖付身偶有犯令情輕可恕者特議贖罰其不悛者科决其五奏裁條目繁多致淹刑

禁亦宜刪定詔付編敕所詳議立法又詔審刑院大理寺議重贓併滿輕贓法審刑院言所犯各異之贓不待罪等而累併則於律義難通宜如故事而大理寺言律稱以贓致罪頻犯者竝累科若死罪不等者即以重贓併滿輕贓各倍論累併不加重者止從重蓋律意以頻犯贓者不可用二罪以上之法故令累科為非一犯故令倍論此從寛之一也然六贓輕重不等若犯二贓以上者不可累輕以從重故令併重以滿輕此從寛之二

也若以重併輕後加重則止從一重𥁞為進則改從於
輕法退亦不至於容姦而疏議假設之法適皆罪等者
𥁞一時命文耳若罪等者盡數累併不等者止科一贓
則恐知法者足以為姦不知者但繫臨時幸與不幸非
律之本意也帝是大理議行之八年洪州民有犯徒而
斷杖者其餘罪會恩免官吏失出當劾中書堂後官劉
衮駁議以謂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準罪人原
法洪州官吏當原又請自今官司出入人罪皆用此令

而審刑院大理寺以謂失入人罪乃官司誤致罪於人難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議元豐三年周清言審刑院刑部奏斷妻謀殺夫案問自首變從故殺法舉輕明重斷入惡逆斬刑竊詳律意妻謀殺夫已殺合入惡逆以按問自首變從故殺法宜用妻毆夫死法定罪且十惡條謀與故鬬殺夫方入惡逆若謀而未殺止當不睦既用舉輕明重宜從謀而未殺法依敕當決重杖處死恐不可入惡逆斬刑下審刑院刑部參詳如清議邵武

軍奏讞婦與人姦謀殺其夫已而夫醉歸姦者自殺之法寺當婦謀殺為從而刑部郎中杜紘議婦罪應死又興元府奏讞梁懐吉往視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輒取食之懐吉毆其子死法寺以盜粟論而當懐吉雜犯死罪引赦原而紘議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輒費用不入捕法議既上御史臺論紘議不當詔罰金八年尚書省言諸獲盜有已經殺人及元犯強姦強盜貸命斷配之人再犯捕獲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問自首減免法且

律文自首減等斷遣者為其情非巨蠹有改過自新之心至於姦盜與餘犯不同難以例減請強盜已殺人并強姦或元犯強盜貸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問欲舉而自首及因人首告應減者竝不在減等例初王安石與司馬光爭議按問自首法卒從安石議至是光為相復申前議改焉乃詔強盜按問欲舉自首者不用減等既而給事中范純仁言熙寧按問欲舉條竝得原減以容姦太多元豐八年別立條置竊詳以殺人強

姦於法自不當首不應更用按問減等至於貸命及持杖強盜亦不減等深為太重按嘉祐編敕應犯罪之人因疑被執贓證未明或徒黨就擒未被指說但詰問便承皆從律按問欲舉首減之科若已經詰問隱拒本罪不在首減之例此敕當理當時用之天下號為刑平請於法不首者自不得原減其餘取嘉祐編敕定斷則用法當情上以廣好生之德下則無一夫不獲之冤從之又詔諸州鞫訊強盜情理無可憫刑名無疑慮而輒奏

請許刑部舉駁重行朝典無得用例破條從司馬光之
請也光又上言殺人不死傷人不刑堯舜不能以致治
刑部奏鈔兖懐耀三州之民有鬬殺者皆論死乃妄作
情理可憫奏裁刑部即引舊例貸之凡律令敕式或不
盡載則有司引例以決今鬬殺當死自有正條而刑部
承例免死決配是鬬殺條律無所用也請自今諸州所
奏大辟情理無可憫刑名無可疑令刑部還之使依法
處斷若實有可憫疑慮即令刑部具其實於奏鈔先擬

處斷門下省審覆如或不當及用例破條即駁奏取旨
勘之元祐元年純仁又言前歲四方奏讞大辟凡二百
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
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按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
人所活纔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數多其
間必有曲貸然猶不失罪疑惟輕之仁自改法後所活
數少其間必有濫刑則深虧寧失不經之義請自今四
方奏大辟按竝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審覆畧具所犯及

元奏因依令執政取旨裁斷或所奏不當亦原其罪如此則無寃濫之獄又因尚書省言遠方奏讞待報淹繫始令川廣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輕法重當奏斷者申安撫或鈐轄司酌情決斷乃奏門下侍郎韓維言天下奏按必斷於大理詳議於刑部然後上之中書決之人主近歲有司但因州郡所請依違其言即上中書貼例取旨故四方奏讞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難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按其有刑名疑慮情輕可憫須具情法

輕重條律或指所斷之法刑部詳審次第上之詔刑部
立法以聞崇寧五年詔民以罪麗法情有重輕則法有
增損故情重法輕情輕法重舊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
情重法輕則請加罪而法重情輕則不奏減是樂於罪
人而難於用恕非所以為欽恤也令今宜遵舊法取旨
使情法輕重各適其中否則以違制論宣和六年臣僚
言元豐舊法有情輕法重情重法輕若入大辟刑名疑
慮竝許奏裁比來諸路以大辟疑獄決于朝廷者大理

寺類以不當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狀明白奏裁以幸寛貸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難決者一切劾之則官吏莫不便文自營臣恐天下無復以疑獄奏矣願詔大理寺竝依元豐法從之

論鞭笞隨世輕重　馬端臨後同

按鞭扑在有虞之時為至輕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漢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斬趾而笞數既多反以殺人其後以為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復笞而止於徒流

自魏晉以下笞數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復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頓而不為之數行罰之人得以輕重其手欲活則活之欲斃則斃之夫生之與死笞箠之與刀鋸亦大有間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間而使奸吏得因緣為市是何理也至於當斬絞者皆先決杖或百或六十則與秦之具五刑何異建元時始定重杖為死刑貞元時始令死刑不先決杖葢革累朝之弊法云

論詔獄之慘

按自建武以來雖屢有省刑薄罰之詔然上下相胥以苛酷為能而考囚之際尤極殘忍獨行傳載楚王英坐反誅其所疏天下名士有會稽太守尹興名乃徵興詣廷尉獄其功曹陸續主簿梁宏駟勲等及掾史五百餘人詣洛陽詔獄就考諸吏不堪楚痛死者太半惟續宏勲掠考五毒肌肉消爛終無異詞戴就仕郡會曹掾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臧罪遣部從事按之收就於

錢塘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又燒鋘使就挾於肘腋每上彭考彭即苦也因止飯食不肯下肉焦毀墮地者掇而食之又令臥覆船下以馬通薰之馬通馬矢也一夜一日不死又復燒地以大鍼刺指爪中使以杷土爪悉墮落訖明公浮之誣乃舍之且興不過以姓名詈罣反形未具公浮為人誣以贓罪陸續戴就所坐不過以郡功曹不肯證成太守之罪又非同謀之人而乃窮極慘酷如此則罪情稍重而不肯誣服者拷死於狴犴之下葢不可

勝計矣

按凌遲之法昭陵以前雖兇強殺人之盜亦未嘗輕用自詔獄既興而以口語狂悖者皆麗此刑矣詔獄盛於熈豐之間蓋柄國之權臣籍此以威縉紳祖無擇之獄王安石私怨所誣也鄭俠蘇軾之獄杜絶忠言也世居之獄則吕惠卿欲文致李士寧以傾王安石陳世儒之獄則賈種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吕以傾吕公著至王安石欲報吕惠卿而特勘張若濟之獄蔡確欲憾吳充而

特勘潘閙之獄其事皆起於纎微而根連株逮坐累者甚衆葢其置獄之本意原有所謂故非深竟黨與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則不能以深竟黨與此所以濫酷之刑至於輕施也

論大赦之非

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列然後赦之葢臨時隨事而爲之斟酌所謂議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

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淺深罪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盜賊及作姦犯科者不詰於是赦為偏枯之物長姦之門今觀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則知春秋戰國時已有大赦之法矣

稗編卷一百十九

稗編卷一百二十　　明　唐順之　撰

工

漢屯田　　漢　志

漢昭帝始元二年發習戰射士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宣帝神爵元年後將軍趙充國擊先零羌罷騎兵屯田以待其弊奏曰臣所將吏士馬牛食月用糧穀十九萬九千六百三十斛鹽千六百九十三斛茭藳二十五萬

二百八十六石難久不解徭役不息又恐它夷卒有不虞之變且羌虜易以計破難用兵碎也故臣愚心以為擊之不便計度臨羌東至浩（音告）亹（音門即金城郡廣武縣地臨羌在今西平郡）羌虜故田及公田民所未墾可二千頃以上願罷騎兵留弛刑應募及淮陽汝南步兵與吏私從者合凡萬二百八十一人用穀月二萬七千三百六十三斛鹽三百八斛分屯要害處冰解漕下繕鄉亭浚溝渠（漕下以水運木而下也）理湟（音皇）陿（音陝）以西道橋七十所令可至鮮水左右

田事出賦人二十畝田事出謂至春人出營田也賦謂班與之至四月草生發郡騎及屬國胡騎伉健各千倅馬十二就草倅馬副馬十二者千騎則與副馬二百匹也為田者游兵以充入金城郡益積蓄省大費令大司農所轉穀至者足支萬人一歲食謹上田處及器用簿唯陛下裁許又上便宜十二事步兵九校一部為一校吏士萬人留屯以為武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又因排折羌虜令不得歸肥饒之地貧破其衆以成羌虜相畔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作不失農業三也軍

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士一歲罷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田士卒循河湟漕穀至臨羌以示羌虜揚威武傳世折衝之具五也以閒暇時下所伐材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乘危徼幸不出令反畔之虜竄於風寒之地離霜露疾疫瘃墮之患（謂因寒而墮指也）坐得必勝之道七也亡經阻遠追死傷之害八也內不損威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閒之勢九也又亡驚動河南大开小开（皆羌）種使生它變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至鮮水以制西

域信威千里從枕席上過師十一也大費既省繇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留屯田得十二便出兵失十二利屯田內有亡費之利外有守禦之備騎兵雖罷虜見萬人留田為必禽之具其土崩歸德宜不久矣詔罷兵獨留充國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二千人溺河湟饑餓死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十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請罷屯兵詔可充國振旅而還

論漢屯田　馬端臨

按屯田所以省饋饟因農爲兵而起於漢昭宣之時然文帝時晁錯上言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以備之爲之高城深塹先爲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復作及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俾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省輸將之費寡則其規模已略出此但文帝則與以田屋令其人自爲戰守而此屯田則以兵留耕因取其耕之所獲以饟

兵微為不同又武帝征和中桑弘羊與丞相御史請屯田故輪臺地以威西域而帝下詔深陳既往之悔不從之其事亦在昭宣之前然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去長安且萬里非張掖金城之比而欲驅漢兵遠耕之豈不謬哉賴其說陳於帝既悔之後耳又武帝通西域復輪臺渠犁亦置營田校尉領護然田卒止數百人今弘羊建請以為溉田五千頃以上則徙民多而騷動衆矣帝既悔往事思富民宜其不從也

魏屯田

魏齊王芳正始四年司馬宣王督諸軍伐吳時欲廣田蓄穀為滅賊資乃使鄧艾行陳項以東至壽春自今淮陽郡項城縣以東至壽春郡艾以為田良水少不足以盡地利宜開河渠可以大積軍糧又通運漕之道乃著濟河論以喻其指又以為昔破黄巾因為屯田積穀於許都以制四方今三隅已定事在淮南每大軍征舉運兵過半功費巨億以為大役陳蔡之間上下田良可省許昌左右諸道田

并水東下令淮北屯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永豐常收三倍於西計除衆費歲完五百萬斛以為軍資六七年間可積三千萬斛於淮上此則十萬之衆五年之食也以此乗呉無往而不克矣宣王善之皆如艾計遂北臨淮水自鍾離西南横石以西盡泚音脂水四百餘里置一營六十人且佃且守兼修廣淮陽百尺二渠上引河流下通淮潁大理諸陂於潁南北穿渠三百餘里溉田二萬頃淮南淮北皆相連

接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雞犬之聲阡陌相屬每東南有事大軍興衆汎舟而下達于江淮資食有儲而無水害艾所建也

兩晉屯田　晉書

晉羊祜為征南大將軍鎮淮襄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有十年之積泰康元年平吳之後

當陽侯杜元凱在荊州(今襄陽郡)修名信臣遺跡(召信臣所作鉗廬陂六門堰並今南陽郡穰縣界時為荊州所統)激用滍(音蚩)淯(音育)諸水以浸原田萬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衆庶賴之號曰杜父舊水道唯沔漢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巴丘湖沅湘之會表裏山川實為險固荊蠻之所恃也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夏水楊口在今江陵郡江陵縣界巴陵即今郡)內瀉長江之險外通零桂之漕(零陵桂陽並郡)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由杜翁孰識智名與勇功 東晉元帝督課

農功二千石長吏以入穀多少為殿最其宿衛要任皆令赴農使軍各自佃即以為廩太興中三吳大饑後軍將軍應詹上表曰魏武帝用棗祗韓浩之議廣建屯田又於征伐之中分帶甲之士隨宜開墾故下不甚勞大功克舉間者流人奔東吳東吳今險皆已還返江西良田曠廢已久火耕水耨為功差易宜簡流人興復農官功勞報賞皆如魏氏故事一年中與百姓二年分稅三年計賦稅以使之公私兼濟則倉庾盈億可計日而待

之穆帝升平初荀羡為北部都尉鎮下邳今臨淮郡縣屯田于東陽之石鼈亦在今之臨淮郡界公私利之

唐屯田三節　唐書

唐開軍府以扞要衝因隙地置營田天下屯總九百九十二司農寺因屯三頃州鎮諸軍每屯五十頃水陸腴瘠播植地宜與其功庸煩省收率之多少皆決於尚書省苑内屯以善農者為屯官屯副御史巡行蒞輸上地五十畝瘠地二十畝稻田八十畝則給牛一諸屯以地

良薄與歲之豐凶為三等具民田歲穫多少取中熟為率有警則以兵若夫千人助收隷司農者歲三月卿少卿循行治不法者凡屯田收多者褒進之歲以仲春籍來歲頃畝州府軍鎮之遠近上兵部度便宜遣之　建中初宰相楊炎請置屯田於豐州發關附民鑿陵陽渠以增溉京兆尹嚴郢嘗從事朔方知其利害以為不便疏奏不報郢乃奏五城舊屯其數至廣以開渠之糧貸諸城官田約以冬輸又以開渠功直布帛先給田者據

估轉穀如此則關輔免調發五城田闢比之浚渠利十倍也時楊炎方用事郢議不用而陵陽渠亦不成然振武天德良田廣袤千里　元和中振武軍饑宰相李絳請開營田可省度支漕運及絕和糴欺隱憲宗稱善乃以韓重華為振武京西營田和糴水運使起代北墾田三百頃出贓罪吏九百餘人給以耒耜耕牛假糧種使償所負粟二歲大熟因募人為十五屯每屯百三十人人耕百畝就高為堡東起振武西逾雲州極於中受降

城凡六百餘里列栅二十墾田三千八百餘頃歲收粟二十萬石省度支錢二千餘萬緡重華入朝奏請益開田五千頃法用人五千可以盡給五城會李絳已罷後宰相持其議而止憲宗末天下營田皆雇民或借庸以耕又以瘠地易上地民間苦之穆宗即位詔還所易地而耕以官兵耕官地者給三之一以終身靈武邠寧土廣肥而民不知耕

宋屯田

宋志

前代軍師所在有地利則開屯田營田以省餽饟宋太宗伐契丹規取燕薊邊隙一開河朔連歲繹騷耕織失業州縣多閒田而緣邊益增戍兵自雄州東際于海多積水契丹患之不得肆其侵突順安軍西至北平二百里其地平曠歲常自此而入議者謂宜度地形高下因水陸之便建阡陌濬溝洫益樹五稼可以實邊廩而限戎馬端拱二年分命左諫議大夫陳恕右諫議大夫樊知古為河北東西路招置營田使恕對極言非便行數日

有詔令修完城堡通導溝瀆而營田之議遂寢時又命知代州張齊賢制置諸州營田尋亦罷六宅使何承矩請於順安砦西引易河築堤為屯田既而河朔連年大水及承矩知雄州又言宜因積潦蓄為陂塘大作稻田以足食會滄州臨津令閩人黄懋上書言閩地惟種水田緣山導泉倍費功力今河北州軍多陂塘引水溉田省功易就三五年間公私必大獲其利詔承矩按視還奏如懋言遂以承矩為制置河北沿邊屯田使懋為大

理寺丞充判官發諸州鎮兵一萬八千人給其役凡雄莫霸州平戎順安等軍興堰六百里置斗門引淀水灌溉初年種稻值霜不成懋以晚稻九月熟河北霜早而地氣遲江東早稻七月即熟取其種課令種之是歲八月稻熟初承矩建議沮之者頗衆武臣習攻戰亦耻於營葺既種稻不成羣議愈甚事幾為罷至是承矩載稻穗數車遣吏送闕下議者乃息而莞蒲蜃蛤之饒民賴其利度支判官陳堯叟等亦言漢魏晉唐於陳許鄧隷

暨蔡宿亳至于壽春用水利墾田陳迹具在請選官大開屯田以通水利發江淮下軍散卒及募民充役給官錢市牛置耕具導溝瀆築防堰每屯十人人給一牛治田五十畝雖古制一夫百畝今且墾其半俟久而古制可復也畝約收三斛歲可收十五萬斛七州之間置二十屯可得三百萬斛因而益之數年可使倉廩充實省江淮漕運民田未闢官為種植公田未墾募民墾之歲登所取並如民間主客之例傅子曰陸田命懸於天人

力雖修筑水旱不時則一年之功棄矣水田之制由人力人力茍修則地利可盡且蟲災之害亦少於陸田水田既修其利兼倍帝覽奏嘉之遣大理寺丞皇甫選光禄寺丞何亮乗傳按視經度然不果行右正言田况言鎮戎原渭地方數百里舊皆民田今無復農事可即其地大興營田以保捷兵不習戰者分耕五百人為一堡三兩堡置營田官一領之播種以時農隙則習武事疏奏不用後乃命三司戸部副使夏安期等議並邊置屯

田迄不能楅密使吳充上疏曰今之屯田誠未易行古者一夫百畝又受田十畝為公田莫若因弓箭手做古助田法行之凞河四川田無慮萬五千頃十分取一以為公田大約中歲畝一石則公田所得十五萬石官無屯營牛具廩給之費借用衆力而民不勞大荒不收而官無所損省轉輸平糴價如是者其便有六而提點刑獄鄭民憲言祖宗時屯營田皆置務屯田以兵營田以民固有異制然襄州屯田既調夫矣又取鄰州之兵是

營田不獨以民也邊州營田不限兵民皆取給用是屯田不獨以兵也至於招弓箭手不盡之地復以募民則兵民參錯固無異也而前後施行或侵占民田或差借耨夫或諸郡括牛或兵民雜耕或諸州廂軍不習耕種不能水土頗致煩擾至於歲之所入不償其費遂又報罷惟因弓箭手為助田法一夫受田百畝别以十畝為公田俾之自備種糧功力歲畝收一石水旱三分除一官無廩給之費民有耕鑿之利若可以為便然弓箭手

之招至未安其業而種糧無所仰給又責其借力於公田慮人心易搖乞候稍稔推行知太原府吕惠卿嘗上營田疏曰今葭蘆米脂裏外良田不啻一二萬頃夏人名為真珠山七寶山言其多出禾粟也若耕其半則兩路新砦兵費已不盡資内地况能盡闢之乎前此所不敢進耕者外無捍衛也今於葭蘆米脂相去一百二十里閒各建一砦又其閒置小堡鋪相望則延州之義合白草與石州之吳堡尅明以南諸城砦千里邊面皆為

内地而河外三州荒閒之地皆可墾闢以贍軍用凡昔
為夏人所侵及蘇安靖棄之以為兩不耕者皆可為法
耕之於是就糴河外而使河内之民被支移者量出脚
乘之直華百年遠輸貴糴以免困公之弊財力稍豐又
通葭蘆之道於麟州之神木其通堡砦亦如葭蘆米脂
之法而横山膏腴之地皆為我有矣七年惠卿雇五縣
耕牛發將兵外護而耕新疆葭蘆吳堡間膏腴地號木
瓜原者凡得地五百餘頃麟府豐州地七百三十頃弓

箭手與民之無力及異時而不耕者又九百六十頃惠卿自謂所得極厚可助邊計乞推之陜西八年樞密院奏去年耕種木瓜原凡用將兵萬八千餘人馬二千餘匹費錢七千餘緡穀近九千石糗糒近五萬斤草萬四千餘束又保甲守禦費緡錢千三百米石三千二百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疆民為之所收禾粟蕎麥萬八千石草十萬二千不償所費又借轉運司錢穀以為子種至今未償增入人馬防拓之費仍在年計之外慮

經畧司來年再欲耕種乞早約束詔諭惠卿毋蹈前失河東進築堡砦自麟石鄜延南北近三百里及涇原環慶熈河蘭會新復城砦地土悉募廂軍配卒耕種免役已而營田司言諸路募發廂軍皆不閑田作遂各遣還其州工部尚書張闡言今日荆襄屯田之害以其無耕田之民而課之游民游民不足而強之百姓於是百姓舍已熟田而耕官生田或遠數百里徵呼以來或名雙丁而役其強壯老稚無養一方騷然罷之誠是也然自

去歲以來置耕牛農器修長木二渠費已十餘萬一旦舉而棄之則荆襄之地終不可耕也比見兩淮歸正之民動以萬計官不能續食則老弱饑死强者轉而之他若使之就耕荆襄之田非惟可免流離抑使中原之民聞之知朝廷有以處我率皆襁負而至矣異時墾闢既廣取其餘以輸官實為兩便詔除見耕者依舊餘令虞允文同王玨措置二年江淮都督府叅贊陳俊卿言欲以不披帶人擇官荒田標旗立砦多買牛犂縱耕其中

官不收租人自樂從數年之後墾田必多穀必賤所在有屯則村落無盜賊之憂軍食既足則饋餉無轉運之勞此誠經久守淮之策詔從之

元屯田　元　志

古者寓兵於農漢魏而下始置屯田為守邊之計有國者善用其法則亦養兵息民之要道也元國初用兵征討遇堅城大敵則必屯田以守之海内既一於是内而各衛外而行省皆立屯田以資軍餉或因古之制或以

地之宜其為慮盖甚詳密矣大抵勺陂洪澤甘肅瓜沙因昔人之制其地利盖不減於舊和林陜西四川等地則因地之宜而肇為之亦未嘗遺其利焉至於雲南八番海南海北雖非屯田之所而以為蠻夷腹心之地則又因制兵屯旅以控扼之由是而天下無不可屯之兵無不可耕之地矣

漢水利

漢　志

自鄭國渠起至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而倪寛為左内

史奏請穿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傍髙卬之田上曰農
天下之本也泉流灌𥸤所以育五穀也左右内史地名
山川原甚衆細民未知其利故為通溝瀆畜陂澤所以
備旱也今内史稲田租挈重不與郡同其議減令吏民
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大始二年
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首起谷口尾入櫟陽
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
得其饒歌之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

後舉臿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言此兩渠饒也是時方事匈奴興功利言便宜者甚衆齊人延年上書言河出崑崙經中國注勃海是其地埶西北高而東南下也可按圖書觀地形令水工凖高下開大河上領出之胡中東注之海如此關東長無水災北邊不憂匈奴可以省隄防備塞士卒轉輸胡寇侵盜覆軍殺將暴骨原野之患天下常備匈奴而不憂百越者以其水絶壤斷也此

功一成萬世大利書奏上壯之報曰延年計議甚深然

河廼大禹之所道也聖人作事為萬世功通於神明恐

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於館陶分為屯氏河東

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

自然不隄塞也此開通後館陶東北四五郡雖時小被

水害而兖州以南六郡無水憂宣帝地節中光禄大夫

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勢皆邪直貝丘縣恐水

盛隄防不能禁廼各更穿渠直東經東郡界中不令北

曲渠通利百姓安之元帝永光五年河決清河靈鳴犢口而屯氏河絶成帝初清河都尉馮逡奏言郡承河下流與兖州東郡分水為界城郭所居尤卑下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闗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也今屯氏河塞靈鳴犢口又益不利獨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如有霖雨旬日不霽必盈溢靈鳴犢口在清河東界所在處下雖令通利猶不能為魏郡清河減損水害禹非不愛民力以地形有勢故穿九

河今既滅難明屯氏河不流行七十餘年新絶未久其處易浚又其口所居髙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備非常又地節時郭昌穿直渠後三歲河水更從故第二曲間北可六里復南合今其曲勢復邪直貝丘百姓寒心宜復穿渠東行不豫脩治北決病四五郡南決病十餘郡然後憂之晚矣事下丞相御史白博士許商治尚書善為算能度功用遣行視以為屯氏河盈溢所為方用度不足可且勿浚後三歲

河果決於館陶及東郡金隄泛濫兖豫入平原千乘濟南凡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深者三丈壞敗官亭室廬且四萬所御史大夫尹忠對方畧疏闊上切責之忠自殺遣大司農非調調均錢穀河決所灌之郡謁者二人發河南以東漕船五百艘徙民避水居丘陵九萬七千餘口河隄使者王延世使塞以竹落長四丈大九圍盛以小石兩船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河隄成上曰東郡河決流漂二州校尉延世隄防三旬立

塞其以五年為河平元年卒治河者為著外繇六月惟延世長於計策功費約省用力日寡朕甚嘉之其以延世為光禄大夫秩中二千石賜爵關内侯黄金百斤後二歲河復決平原流入濟南千乗所壊敗者半建始時復遣王延世治之杜欽説大將軍王鳳以為前河決丞相史楊焉言延世受焉術以塞之蔽不肯見今獨任延世延世見前塞之易恐其慮害不深又審如焉言延世之巧反不如焉且水勢各異不博議利害而任一人如

使不及今冬成來春桃華水盛必羨溢有填淤反壞之害如此數郡種不得下民人流散盜賊將生雖重誅延世無益於事宜遣焉及將作大匠許商諫大夫乘馬延年雜作延世與焉必相破壞深論便宜以相難極商延年皆明計算能商功利足以分別是非擇其善而從之必有成功鳳如欽言白遣焉等作治六月乃成復賜延世黃金百斤治河卒非受平賈者為著外繇六月後九歲鴻嘉四年楊焉言從河上下患底柱隘可鐫廣之上從

其言使焉鎸之鎸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為害甚於故是歲勃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一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河隄都尉許商與丞相史孫禁共行視圖方畧禁以為今河溢之害數倍於前決平原時今可決平原金隄間開通大河令入故篤馬河至海五百餘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且二十餘萬頃足以償所開傷民田廬處又省吏卒治隄救水歲三萬人以上許商以為古説九河之名有徒駭胡

蘇鬲津今見在成平東光鬲界中自鬲以北至徒駭間相去二百餘里今河雖數移徙不離此域孫禁所欲開者在九河南篤馬河失水之迹處勢平夷旱則淤絶水則為敗不可許公卿皆從商言先是谷永以為河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王道廢則竭絶今潰溢橫流漂沒陵阜異之大者也脩政以應之災變自除是時李尋解光亦言陰氣盛則水為之長故一日之間晝減夜增江河滿溢所謂水不潤下雖常於卑下之地猶日月

變見於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衆庶見王延世蒙重
賞競言便巧不可用議者常欲求索九河故迹而穿之
今因其自決可且勿塞以觀水勢河欲居之當稍自成
川跳出沙土然後順天心而圖之必有成功而用財力
寡於是遂止不塞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上數遣
使者處業賑贍之哀帝初平當使領河隄奏言九河今
皆寘滅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深川而無隄防壅塞之文
河從魏郡以東北多溢決水迹難以分明四海之衆不

可誣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下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部刺史三輔三河弘農太守舉吏民能者莫有應書待詔賈讓奏言治河有上中下策上策徙兾州之民當水衝者決黎陽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河西薄大山東薄金隄勢不能遠泛濫朞月自定多穿漕渠於兾州地使民得溉田分殺水怒故謂之中策若廼繕完故隄增卑倍薄勞費無已數逢其害此最下策也王莽時徵能治河者以百數其大畧異者長水校尉平陵關並言

河決率常於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治水時本空此地以為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雖時異處猶不能離此上古難識近察秦漢以來河決曹衛之域其西北不過百八十里者可空此地勿以為官亭民室而已大司馬史長安張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濁號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諸郡以至京師東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時也故使河流遲貯淤而稍淺雨多水暴至

則溢決而國家數隄塞之稍益高於平地猶築垣而居水也可各順從其性毋復灌溉則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無溢決之害矣御史臨淮韓牧以為可畧於禹貢九河處穿之縱不能為九但為四五宜有益大司空掾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於韓牧所欲穿處往者天甞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寖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為海所漸矣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譜云定王五年河徙則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又秦攻魏決河灌

其都決處遂大不可復補宜郤徙完平處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廼無水災沛郡桓譚為司空掾典其議為甄豐言凡此數者必有一是宜詳考驗皆可豫見計定然後舉事費不過數億萬亦可以事諸浮食無產業民空居與行役同當衣食衣食縣官而為之作廼兩便可以上繼禹功下除民疾王莽時但崇空語無施行者

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御河以便漕者文用白衛為

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出百里間雨便甚水不得達于河即浸淫及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大名長蘆會朝廷遣使相地形言衛州城中浮屠最高者纔與沁水平勢不可開也事遂寢

宋東南水利　宋志

常州水隆興二年常州守臣劉唐稽言申利二港上自運河發流經營回復至下流析為二道一自利港一自申港以達于江口每日潮汐帶沙填塞上流游泥淤積

流洩不通今若相度開此二河但下流申利二港並隸江陰軍若議定深闊丈尺各於本界開淘庶協力皆辦又孟瀆一港在奔牛鎮西唐孟簡所開并宜興縣界沿湖舊百瀆皆通宜興之水藉以疏洩近歲阻於吳江石塘流行不快而沿湖河港所謂百瀆存者無幾今若開通委為公私之便至乾道二年以漕臣姜詵等請造蔡涇牐及開申港上流橫石次濬利港以洩水勢五月又以兩浙轉運司并常州守臣言填築五瀉上下兩牐及

修築𢍆裏堤岸仍於郭瀆港口舜郎廟側水聚會處築捺硬壩以防走泄運水委無錫知縣主掌鑰匣遇水深六尺方許開𢍆通放客舟淳熈九年知常州章冲奏常州東北曰申港利港黄田港夏港五斗港其西曰竈子港孟瀆泰伯瀆烈塘江陰之東曰趙港白沙港石頭港陳港蔡港私港令節港皆古人開導以為溉田無窮之利者也今所在堙塞不能灌溉臣嘗講求其説抑欲不勞民不費財而漕渠旱不乾水不溢用力省而見功速

可以為悠久之利者在州之西南曰白鶴溪自金壇縣洮湖而下今淺狹特七十餘里若用工濬治則漕渠一帶無乾涸之患其南曰西蠡河自宜興太湖而下止開濬二十餘里若更令深遠則太湖水來漕渠一百七十餘里可免濬治之擾至若望亭堰牐置於隋之至德而徹於本朝之嘉祐至元祐七年復置未幾又毀之臣謂設此堰牐有三利焉陽羨諸瀆之水奔趨而下有以節之則當潦歲平江三邑必無下流淫溢之患一也自常

州至望亭一百三十五里運河一有所節則沿河之田旱歲資以灌溉二也每歲冬春之交重綱及使命往來多苦淺涸今啓閉以時足通舟楫後免車輓灌注之勞三也詔令相度開濬嘉泰元年守臣李珏言州境北邊楊子大江南並太湖東連震澤西據滆湖而漕渠界乎其間漕渠兩傍曰白鶴溪西蠡河南戚氏北戚氏直湖州港通于二湖曰利浦孟瀆烈塘横河五瀉諸港通于大江而中間又各自為支溝斷汊曲繞參錯不以數計

水利之源多於他郡而常苦易旱之患何哉臣嘗詢訪其故漕渠東起望亭西上呂城一百八十餘里形勢西高東下加以歲久淺淤自河岸至底其深不滿四五尺常言春雨連綿江湖泛漲之時河流忽盈驟減連歲雨澤愆闕江湖退縮渠形尤亢間雖得雨水無所受旋即走泄南入于湖北歸大江東徑注于吳江晴未旬日又復乾涸此其易旱一也至若兩傍諸港如白鶴溪西蠡河直湖烈塘五瀉堰日為沙土淤漲遇湖高水泛之時尚

可通行舟楫若值小汐久晴則俱不能通應自餘支溝別港皆已堙塞故雖有江湖之浸不見其利此其易旱二也況漕渠一帶綱運於是經由使客于此往返每遇水溢綱運便阻一入冬月津送使客作壩車水科役百姓不堪其擾豈特溉田缺事而已望委轉委提舉常平官同本州相視漕渠并徹江湖之處如法濬治盡還昔人遺跡及於望亭修建上下二牐固護水源從之

論古今水利之制莫善於周莫不善於漢夫水利之在天下猶人之血氣然一息之不通則四體非復為有大而江河川澤徼而溝洫畎澮其小大雖不同而其疏通導達不可使一國之壅閼則一也成周之盡力於溝洫西漢之用功於河渠不貪小利以害大謀不急近功以遺遠害田畝有灌溉之益川澤無壅塞之憂此周禮述溝洫遷史書河渠之利歟且成周匠人之職方井之地廣四尺者謂之溝十里之成廣八尺者謂之洫百里之

同廣二尋者謂之澮夫自四尺之溝積而至於二尋之澮一同之間其捐膏腴之地以為溝洫之制者凡幾畝也禮冬官匠人為溝洫九夫為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為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　小司徒之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說者論田稅之所出則百井之地出田稅者六十有四而三十六井則治洫也萬井之地出田稅者四千九十有六井而五千有奇則治溝與澮也夫自一成之地積而至於一同萬夫之衆其捐賦稅之入以治溝洫之利

者凡幾人也地官小司徒注成周之君豈不愛膏腴之地賦斂之入而棄以為無用之溝洫哉誠以所棄者小而所利者大所捐於公上者不能毫髮而所以福斯民而澤天下者無窮已也自經界不明而先王溝洫之制漫無可考以九河之地猶失其八支而莫得其迹東坡辨九河云以漢許商之言攷之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為八齊小白塞之為今河間分高以東至平原鬲津往往有其遺處蓋其八支併歸徒駭也則細而溝洫之屬可知矣天下所謂有才之士始出而以私智經營雖其利澤不博末及

古人徧利天下之意不猶愈於後世與水爭地貪尺寸之利而遺無窮之害哉自春秋戰國浚其源西漢導其流而河渠之水利詳矣孫叔敖起芍陂楚受其惠文翁穿湔口蜀以富饒（史記）鑿漳水於魏者鄴旁有稻粱之詠（魏襄王時史起為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為鄴令不知用於是引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為史公決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導涇水於秦者涇陽有禾黍之謠（班固西都賦又前溝洫志自秦用鄭國穿涇陽渠又名鄭國渠至武帝中大夫白公復奏穿引涇水一起谷口以溉池陽又名曰白渠民歌之曰鄭國在前白公在後云

云且灌且溉長我禾黍　此見於春秋戰國之時也自漢以來講明尤備內而京師外而列郡又遠而邊地源流瓜分原隰碁布歷歷可見矣嚴能穿龍首渠於馮翊之地前注見兒寬穿六輔渠於左內史之治武帝元鼎間兒寬為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白公引涇水於池陽之區上見決渠降雨荷臿成雲衣食京師億萬之口豈非京師之利乎西都賦其他郡縣泰山則引汶東海則引鉅定海南九江則引淮朔方西河酒泉諸郡則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田溝洫之用事者爭言水利朔方西河河西酒泉

皆引河及山谷以溉田而關中虛校成國湋渠引諸川汝南九江引淮東海引鉅定泰山下引汶水皆穿渠溉田各萬餘頃他小渠及披山通道者不可勝言也披山通道在在相望豈非諸郡之利乎輪臺以東有渠溉田五千頃桑弘羊奏故輪臺以東枝渠黎皆欲國地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溫和田益可流通溝渠而種五穀而鮮水左右亦有橋七十所趙充國屯田奏云願留萬二千人屯要害處繕鄉亭浚溝渠治湟陿以西道橋七十所令鮮水左右是雖極邊之地水道源流無不加意又豈非邊地之利乎西漢之君不計地利之廣狹不論費役之多寡不一勞者不永逸不暫費者不永寧此漢人得享溉

灌之利也然周漢所以得水利者治之者非一官領之者非一人得以盡心於溝洫河渠之間是故周官營溝行水之制則職之匠人俾任浚導之功也匠人為溝洫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止水蓄水之令則領之稻人俾專儲蓄之利也地官稻人以瀦蓄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澮瀉水夫惟浚之於其始積之於其終又安有旱潦之患哉漢之京師則少府總禁池之事其屬則有池監百官表少府掌山海陂澤之稅其屬有上林上池監有都水長丞有都水見上水衡掌林苑之事

其屬則有水司空（百官表水衡都尉水司空長丞屬焉）有都水（前百官表奉常注如淳曰都水治渠隄水門又按太常少府水衡置有都水長丞）三輔以行京師之職太常以領巴陵之渠（並百官表）郡國則九江有陂湖官南海則有淮浦官南郡江夏則有雲夢官夫惟既任於其內又分於其外又安有壅閼之憂哉（地理志九江郡有陂官湖官南海郡中有淮浦官南郡江夏郡有雲夢官）國朝惠養元元留心水利三司則有都水監（本朝官制都水監屬三司員無常職興役則差）諸路則有提舉（淳熙七年臣僚乞委提舉常平築陂塘於海門瀦水為備）州有倅貳邑有丞佐（淳熙七年又臣僚劉子乞委諸路常

平司籍定所隷郡縣公私陂塘川澤之數專責縣丞因民暇日勸率疏導聖旨依令專督責縣丞於農隙日浚治流導廣行儲蓄而又郡有守邑有令皆得以行其浚導儲蓄之利故修蕭何之故堰則若許景山而廢壞之地復蒙大利真宗朝知興元府許景山嘗修漢蕭何所為故堰號其屬曰鄭侯方定天下乃暇為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改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正鄭公在前白公起後之意也見上修召信臣之舊渠則若趙尚寬而荒廢之場變為沃壤仁宗朝有唐州太守趙尚寬者復修名信臣集與境內陂堰向為荒瘠之地變為沃壤三司使包拯上其事以嘉其能命留再任且有旌擢之諭正前有名父後有杜母之意

也後漢杜詩復修召信臣南陽渠人歌之曰前有名父後有杜母築海隄以衛田而民享其利則如范文正范仲淹監西溪名建白於朝請築海隄於通泰海州之境長數百里以衛民田以文正為興化令專掌役事發通泰楚海四州民夫治之既而民享其利興化以范為姓興水利有功而治累得聲則如劉彛安定胡先生有治事齋如治兵水利之類嘗言劉彛善治水後累為政皆興水利得人如是則其利可勝計耶今日聞有論水利之事矣而不蒙其利聞有任水利之官矣而不行其勞太湖藪陂澤水之所潴而河渠畝遂水之所泄豪民墾之以獲豐殖之資官私仰之以享租輸之入

及其日增歲衍而水利之故地皆為創置之良田曩之仰其水利以耕者今不勝旱溢之害是固不可以悉舉也姑以越之鑑湖言之自漢永和中始闢其廣二百餘里而灌溉之利及於民者為田八千餘頃及熙寧中盜耕其中者九百頃至近歲又甚矣至取其田以歸之公上此未害也而不知所剩者僅數百畝而利之所以復未必盡歸之官所言者凡數千頃而駸駸不已則越三郡將受其獘矣倘今日公上不利絲毫之賦守令不恤

豪右之民毋惑於紛紛之議毋闕於悠悠之事則何患乎利不具害不除而使周漢闕其利哉雖然水利固當舉也亦未易輕舉也才不辨者不足任心不盡者不足任苟且順從者不足任上縻帑庫下奪農田隄防一開水失故道間有指鄰國以為壑詭禹貢而行河者益以滋其謬耳不然閔之苕溪入太湖東坡何託此以諷熙寧興水利者哉

稗編卷一百二十